

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新编

张启成 付星星 著

学苑出版社



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新编

张启成 付星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新编/张启成，付星星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077 - 3697 - 7

I. ①诗… II. ①张… ②付… III. ①诗经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207. 2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687 号

责任编辑：战葆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 刷 厂：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880 × 1230 1/32

印 张：15.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

前　言

人生的道路与学术的道路，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多次碰撞而逐步形成的。我走上《诗经》研究的道路就是如此。在读中学时，意外地发现我母亲存放佛经的书柜中有一部扫叶山房出版的《诗经》。我母亲不识字，估计是佛经的推销商，出于推销的目的，有意混入的。这却成了我中学时学习《硕鼠》、《伐檀》的课外阅读书。考入复旦中文系后，《诗经》课中的《关雎》、《东山》、《七月》等诗又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思考。分配到贵州大学任教后，写了一篇有关《诗经·小雅·大东》的探索性的短文《“舟人”解》，1963年3月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中。1982年，我被下放贵定县，8年后调入黔南民族师专任教，由助教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到这时，我才猛然醒悟到应该在专业上有一个重点深入研究的领域，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选择了《诗经》。经过二十余年不懈的努力，发表了有关《诗经》的论文已有八九十篇之多。1991年，我应约写了本《诗经入门》的小册子，逐渐萌发了出版《诗经》专著的想法。这个愿望在艰苦奋斗中终于实现：一部《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2003年元月出版于学苑出版社；一部《诗经研究史论稿》，2003年2月出版于贵州人民出版社。

《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是一部较有质量的学术著作。

其一，该书有两位著名的前辈学者写《序》，一位是中国诗经学会老会长夏传才教授；另一位是复旦博导、中国诗经学会原副会长顾易生教授。他们都对此书的学术质量有较高的评价。

其二，该书的审定者，是已故的郭强先生，我曾读过他对该书的审读报告，评价相当中肯，颇有学术眼力。

其三，该书的亮点之一，是对十五国风有完整的评论。在该书之前，对十五国风从来没有如此完整的系列文章。另外，我在其中一些论文撰写时颇下了一番功夫，如《试论〈郑风〉的情诗》一文，发表于1982年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论唐风》一文，2002年被中国诗经学会评为论文一等奖；《论王风》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选录；《论秦风》一文，引用了甘肃天水大量的地下文物资料，对《秦风》的产生作了新的探索。又如对《豳风·七月》的诠释，既不同意“血泪斑斑”的农奴说，也不同意“农家乐”说，而是自创新说。

《国风阅读赏析指要》亦是亮点之一，贵州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评价说：“阅读赏析指要……其内容之新颖，见解之独到，论述之精当，特别是作者对《诗经》习惯语、隐语和兴义的深层含义及其审美意识所作的分析和揭示，令人耳目一新，大多发前人之未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4期《半世耕耘，硕果辉煌》）这是客观的评论，录此备考。

在对《周颂》、《鲁颂》，特别是在《商颂》的论述方面，我也花费了很多精力，表述了自己的见解，也应该属于该书的亮点。

但过了7年之后，随着诗经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深化，修订增补的必要性也逐渐有所显露，因而出版《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新编》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国风部分的修改，首先是增补《再论〈周南〉与〈召南〉》一文，因为《左传》与《毛诗》的旧说已成为昨日黄花，《二南》创作时期的新说业已占据了上风。《诗经》研究必须与时俱进。

进，因而不能不增补。

《国风阅读赏析指要》一编，增补八千余字，使之更完善。

雅诗部分，加强了大小雅区别的论述，并增补了两篇考证文章，一篇是《“舟人”解》，一篇是关于《小雅·北山》的。

颂诗部分，增补新作一篇《〈商颂〉逸诗七篇蠡测》，此文以地下出土文物为依据，又根据殷代的历史文化，以双重证据法写出此文，应该有一定的新意。另外增补两篇旧作，着重探讨了《商颂》是否有重大修润的问题。再补上两篇分析《鲁颂》作品的旧作，加深对《诗经》颂诗的认识。

《诗经》研究是无止境的，《新编》本的出版，只是了结了我个人的心愿。

我今年已有 74 岁了，且有 20 年的糖尿病史，1999 年患癌症，幸及时开刀、化疗，算是过了这一难关，但元气有所损伤。后又因糖尿病后遗症左眼视网膜脱落，导致失明。右眼青光眼开刀，错失最佳时机，仅存 0.3 的残余视力。故打印校对清样，包括修订增补、查阅资料等事已有些力不从心，不得不寻找一位合适的合作者，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生付星星就是一位合格人选。她曾是贵州大学先秦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诗经》方面我辅导过她，并与她合作写过多篇《诗经》方面的论文，且业已先后发表。从总体来看，她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本书的作者，理应有她的一席之地，相信这将是一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

张启成
2010 年 6 月于花溪

序 一

中国诗经学会会长 夏传才

张启成教授供职于贵州大学，是先秦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二十年来发表过七十余篇《诗经》研究论文，是国内知名的研治《诗经》的学者。他的论文大多关注当代“诗经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表现出深厚的学养和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真理的学术品质。近以书稿《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见示，读后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一、20世纪的现代“诗经学”是两千年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有数量众多的研究遗产，也有许多论断的疏误，以及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而迄未解决的学案，都是当代学者应予以关注和致力的。这部著作就古今诸家学说中之疏误进行考辨，罗列诸家，比较辨析，或提出新说，或有所补充与拓展。凡有新见，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几个学案的争论，也以公允的立场、实事求是的原则，弥纶众说，梳理端倪，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论断，可成一家之言。本书多有新意，是著者经过精心钻研的发明，闪耀着辛勤与智慧结合的光彩，有益于学术的进展。这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之一。

二、新世纪《诗经》研究总的发展格局会是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必将进入研究的繁荣时期。目前，学者关注的多是文化研究（传统礼乐文化、泛文化精神、文化人类学），或研

究学史（名家名著研评、研究概貌），或汉语史方面的词汇、句法研究。当然，这些研究有其研究的意义，应该进行深入的研讨。但相对来说，对于 305 篇诗的文本研究，就显得少了。而且，也有的论著距离诗的文本太远了。《诗经》毕竟是诗，我们希望学者关注文本，离得太远的要“向文本回归”。张启成教授这本书，是以文本研究为主的，看起来是一篇篇独立的论文，而合起来，以《风》、《雅》、《颂》为序分类编排，对这三类诗中有争论的诗篇作新的索解，全书的这一中心主题相当明确。著者既荟萃诸家有代表性的不同说解，比较论析，又就历史背景、文献资料、词句训释来贯通诗义，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识见。作为文本研究的新成果，这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之二。

三、张启成教授在教书之余还兼任学术刊物的主编和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因此，不仅对“诗经学”的文献资料，同时对当前学术动态，他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选择课题。有些文章在原先发表之后，就曾引起学术界注目与好评。这次结集成书，他又作了认真的修改、加工，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这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之三。

与启成教授相交十年，一直很赞成他的人品与学风，乃应命作序如上。

2002 年 5 月 9 日于石家庄

序 二

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诗经学会原副会长 顾易生

张启成教授以其近著《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赐示，拜读一过，深受教益。

《诗经》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历史上长期尊奉为经典，内容十分丰富多彩。历史研究著作之多，何止汗牛充栋；而遗留问题更殆如恒河沙数。《论稿》引“有人”之说云：“《诗经》305篇，每篇都是一座迷宫。”具见此中的风光无限，而勘察匪易。启成却知难而进，大笔濡染，对《诗经》风、雅、颂中多篇有代表性诗章之时代、作者、主旨、特色等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析，而多有发明与创获。其于探讨某一问题时，总是扼要撮举前人与时贤有关说法，加以评判，从而作出自己的论断。其于创立新说时，总是在索解字句之本义、贯通全诗之大意、联系诗篇之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广泛从古今海内外文献资料以至近时出土文物中搜寻证据，作实事求是的考辨。《论稿》中“述评”、“试论”、“新解”、“新探”、“本义考”等系列文章，皆弥纶群议，戛戛独造，向汉、唐、宋至清代经学大师以及近、现代学术权威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决千载之疑，成一家之言。其于他人学说或有继承时，也必在论证方面作补充与拓展。《论稿》中某些称为“补证”之作便是明例。总之，《论稿》的诸篇论文，既各有独立之题名，而合成有机整体，构架完整，体系俨然，微观

与宏观相互结合，可谓是一部研究《诗经》之有总结性而富有新意的学术著作，反映著者学问之渊博，识见之高明，功力之深厚，方法之踏实而先进。

启成为复旦大学老校友。犹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上海文艺理论界展开大批判之际，惊风骤雨，声势猛迅，而他却屹立为某位受批判学者的论点辩护，其学术良心与勇气令人印象殊深。而今他在研究领域取得如此成就，并非偶然。一以贯之坚持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所培育的丰硕果实，自与那些哗众取宠的浮词滥调不可同日而语。相信本《论稿》之问世，必将有益于文史教学与研究的进步，对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故乐而为之序。

2002 年春日于复旦玖园听蕉斋

目 录

前言 ······	(1)
序一 ······	夏传才 (4)
序二 ······	顾易生 (6)

第一章 国风研究论稿

《诗经》的风诗 ······	(1)
论《周南》和《召南》 ······	(3)
再论《周南》与《召南》 ······	(14)
评《诗经今注》的二南新义	
——与高亨先生商榷 ······	(17)
《关雎》本义述评 ······	(29)
《周南·卷耳》本义考 ······	(41)
《桃夭》与《一个女人的三段时光》	
——中西诗歌及婚俗观念之比较 ······	(50)
《芣苢》为歌咏劳动之作说质疑 ······	(55)
论《邶》、《鄘》、《卫》三风 ······	(60)
《邶风·式微》本义述评 ······	(75)

《邶风·旄丘》本义述评	(83)
《鄘风·相鼠》为民间诗质疑	(93)
许穆夫人和她的《载驰》	(97)
《卫风·考槃》新解	(105)
论《王风》	(115)
论《郑风》的情歌	(126)
论《齐风》	(140)
《东方未明》本义述评	(152)
论《魏风》	(159)
《魏风·葛屦》本义述评	(164)
《伐檀》题旨讨论述评	(174)
论《唐风》	(186)
论《秦风》	(200)
论《陈风》	(214)
论《桧风》和《曹风》	(225)
论《幽风》	(239)
《幽风·七月》的作者及其思想倾向	(247)
《幽风·七月》用彝族太阳历质疑	(256)

第二章 国风阅读赏析指要

国风的习用套语及其特殊含义	(262)
国风的隐语及其特殊含义	(276)
国风兴义的深层意识	(283)
《诗经》中非常见的用语及其特殊意义	(290)
国风的赏析标准与例证	(300)

第三章 雅诗研究论稿

《诗经》的雅诗	(313)
论雅诗及大小雅之区别	(317)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319)
《小雅·蓼莪》孝道思想的深远影响	(325)
《小雅·采绿》新解	(332)
《小雅·白华》新探	(342)
“舟人”解	(352)
《小雅·北山》“普天之下”四句解读	(354)
《大雅·生民》后稷考	(359)

第四章 颂诗研究论稿

《诗经》颂诗新论	(369)
《鲁颂》新探	(376)
《鲁颂·駉》本义考	(388)
《鲁颂·閟宫》新解	(393)
论《商颂》为商诗	(404)
《商颂》逸诗七篇蠡测	(418)
也谈《商颂》之作年	(433)
再论宋人对《商颂》无重大修润	(448)
论《商颂》为商诗补证	(460)

附录

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	(471)
后记	(479)

第一章 国风研究论稿

《诗经》的风诗

《诗经》的风是《诗经》的分类之一，但对“风”的含义，古今学者的见解却颇有分歧，兹选录四种颇有代表性的意见如下：

一、风教说与讽刺说。《毛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刺上。主文而谲谏（指用曲折而巧妙的方法来进行规劝、讽谕），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二、风土之乐说。郑樵《六经奥论》卷三说：“风土之音曰风。”（按：《汉书·五行志》应劭注曰：“风，土地风俗也。”郑樵之说是应劭之说的延伸。）

三、民俗情歌说。朱熹《诗集传》：“凡诗之所调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四、土风声调说。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说：“《大雅·崧高篇》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又《左传》成（公）九年说：‘钟仪操南音’，范文子说他‘乐操土风’，则风字的意义似乎就是声调。声调不仅是诸国之风所俱，雅、颂也是有的。所以风的一名，是把通名用成专名的。所谓《国风》，犹之乎说‘土乐’。”

以上四种说法，《毛诗序》是从诗歌性质与其社会的作用与功能来理解“风”的含义的，但风教与讽刺的性质与功能，雅诗与颂诗也同样具有，因此《毛诗序》不足取。朱熹说从作者的社会地位与诗歌的题材来理解“风”的含义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因为《诗经》的风诗中，确实以民间的爱情婚姻的诗歌居多，但风诗中并非都是男女的言情之作，也并非都是“里巷”之作，朱熹之说有以部分取代整体之嫌，因而现代学者也大都不从此说。郑樵的风土之乐说与顾颉刚的风土声调说，既有古说的依据，也比较圆通，因而成为现代学者普遍采用的流行说法。

说《诗经》的风诗是地方性的乐歌，这一点大体可以成为定论。从总体而言，《诗经》的风、雅、颂的分类，诚然是音乐的分类，但这不完全是唯一的因素。风、雅、颂的分类，兼有等级的因素，从《诗经》编订者的意图来看，颂是天子的乐歌，地位最高；雅是朝廷的乐歌，地位次之；风是地方性的乐歌，地位最低。古人的这种看法，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是非常不公正的，但这确是历史上的事实。

《毛诗》认为风诗有正变之分，即十五国风中唯有《周南》、《召南》是正风，其余十三国风都是变风。但《二南》中明显有东周之诗，故《毛诗》的风诗正变说不可信。详见《再论〈周南〉与〈召南〉》。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

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 南化说。《毛诗·关雎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 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质《诗总闻》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宾南侯。‘南’即《诗》之‘南’也，‘风’即《诗》之‘风’也。”又程大昌据《小雅·鼓钟》“以雅以南”及《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的记载，其《考古编》认为，“南是乐歌”。由于程大昌此说的影响，清人顾炎武和崔述都力主把“二南”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合称“四诗”，即“南”、“风”、“雅”、“颂”。